

THE BEST 全球畅销2000万册以上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龙虎榜

龙虎榜

污秽的夜鸟

[智利]

何塞·多诺索



每一个进入少年时代的人都开始猜想，生活并不是一场闹剧，也不是一场优雅的喜剧。对于他们的精神生活来说，生活犹如一片莽林，林中的野狼在嚎叫，污秽的夜鸟在哀鸣。

污秽的夜鸟

[智] 何塞·多诺索 著

(上)

《污秽的夜鸟》

作者：(智利) 何塞·多诺索

出版时间：一九六九年

上榜情况：英国《书商》杂志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四十周

畅销内幕：

“不是我在写这部小说，而是这部小说在写我……我设计了四十多个方案，看我最多能创造多少不同的方案……我把自己的‘无意识’有意识的提出来，也就是说一种有控制的无意识。我感兴趣的是捕捉幻影。”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污秽的夜鸟》时，讲了这番如迷似幻的言论。而正是这段论述，成了后来拉丁美洲新小说潮的经典论述。《污秽的夜鸟》是何塞·多诺索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拉美新小说潮的经典作品。

《污秽的夜鸟》一书的出版十分引人注目，由它引领的拉美新小说文学潮流影响非常广泛，波及了欧美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这部小说也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和研究，当时关于它的评论文章多达三四百篇，在智利国内外的媒体上都有登载。在智利、美国、西班牙以及一些拉美国家都有关于他作品的博士、硕士论文，小说在世界各地印行的两千多

污
秽
的
夜
鸟

万册，成为了一部世界性的畅销书。作者还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智慧的阿尔丰索十世勋章”。

作者构思这部小说用了八年时间，然后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将它一举完成，可以说是厚积博发，一气呵成之作。小说的题目摘自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写给他当时正前往欧洲旅行的儿子们的一封信。信中说：“每一个进入少年的人都开始猜想，生活并不是一场闹剧，也不是一场优雅的喜剧，相反是被主观的根源束缚着，在一场缺乏精髓的悲剧中成长、受难，每一个人继承的天性，对于他的精神生活来说，有如一片莽林，林中野狼在嚎叫，污秽的夜鸟在哀鸣。”

小说讲的是一个想象的人物温贝托·佩尼亚洛萨的虚幻故事。温贝托是个贫贱的孤儿，他内心阴险，一心想往上爬。他臆想出一个恶魔般的世界，他被主子赫罗尼莫利用和迫害，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社会地位、自己的身体以及性的权利。温贝托以他个人兴趣、依自己内心臆想的特殊方法观察和表现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并随心所欲的改变、歪曲这些事物。

《污秽的夜鸟》是一部实验性的小说，在题材的选择、写作手法和语言的运用方面都有创新，使得小说的传统观念有所发展和扩大。这部小说几乎借用了新小说中的一切新技巧：回忆、内心独白、多层次的交叉对话、意识流、多条线索的相互穿插、时空秩序的颠倒……特别是借鉴了电影艺术中的各种技巧。例如：“……我发现那些勾勒吃眼睛、前额、耳朵、眼皮，甚至还有手的细致的红线变模糊了……”这好象是一部摄影机，从每件事物面前照过去，将它们展示给观众。

小说的基本形式是以对话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心独白，而读者并不能轻易地区分什么地方是对话，什么地方是内心独白。而且这是一部敞开的实验性小说，其中涉及到的东西具有无穷无尽的象征意义，这里犹如一片广阔的田野，随读者的遐想任意驰骋。但这些东西又不是作者随意摆放的，而是根据题材以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细心编制的，每一成分都有其内在联系，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错综复杂的迷宫。小说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解释，但无论从何角度都难以尽言：分割成许多片段、各片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规律；作品中包含的玄学；集体的神经错乱；神话的超人力量；迷乱、混杂的魔鬼世界……给人留下广阔的空间令人遐想。

何塞·多诺索与西班牙美洲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富恩特斯、萨巴多、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一样，力图打破在这块大陆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秩序（封建庄园、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农村边缘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种秩序决定的美学思想，以打破资产阶级文化中法定的现实，达到变革的目的。《污秽的夜鸟》恰好以它错综复杂的故事传达了它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是何塞·多诺索坚持多年的题材——其主旨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没落。作者首先为社会现实加上一副脸谱，然后对它进行揭露和抨击。通过作品，让读者领悟和体验某一特定的社会现实。然后再用夸张、虚构的手法，集中化、典型化的创造一个变形的、扭曲的世界，或者说，创造一面哈哈镜来反映现实，讽喻时政，揭露弊端。

污
秽
的
夜
鸟

拉克尔·鲁依斯夫人接到贝妮塔嬷嬷告诉她布里希达一早死去的电话，伤心得失声痛哭。哭过一阵，她心头稍觉宽慰，遂在电话里要求嬷嬷说说详细情况。

“那个半服侍她的独眼女人阿玛利娅，我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阿玛利娅……噢，当然记得，她……”

“喏，我跟您说，阿玛利娅给她煮了一杯很浓的茶，您知道的，布里希达晚上就喜欢喝浓茶。阿玛利娅说，布里希达那天夜里跟往常一样，睡得很沉。据说，布里希达上床躺下前，似乎还在补一件漂亮的奶油色缎子睡衣……”

“啊，亏了您告诉我，嬷嬷，上帝保佑您！我差一点忘了。您让人把那件睡衣包起来，叫丽塔拿着在大门口等我。那是我孙女玛露做新娘时穿的睡衣，就是那个刚结婚的孙女，我这一说，您准记起来了。度蜜月的时候，不小心卡在手提箱的拉锁里勾破了。这种活儿，我喜欢请布里希达干，一来让怪可怜的老太太解解闷，宽宽心，觉得自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二来嘛，干这种细巧的活，谁也比不上布里希达。她那双手可巧着呢！……”

丧事由拉克尔夫人一手操办：在布里希达安度过晚年的

奇姆巴主教区修道院的小礼拜堂举行守灵仪式，拉克尔夫人还带着她所有的儿子、媳妇、孙女参加了为修道院里四十个被收容的妇人、五个孤女、三个修女举行的隆重肃穆的弥撒。鉴于这将是主教大人宣布拆除此处圣地前的最后一次弥撒，弥撒遂由阿索卡尔神父主持。弥撒后，如拉克尔夫人一直答应的那样，布里希达被安葬在鲁依斯家族的陵园里。很遗憾，陵园已经相当满了呀。拉克尔夫人通了几个电话，吩咐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给布里希达腾出个位置。布里希达相信拉克尔夫人会说到做到，肯定会让她也安眠在那大理石下面，因此这可怜的老妇人最后几年心境很平静。用贝妮塔嬷嬷那虽陈旧却动人的说法：老妇人的死犹如渐渐熄灭的余火。暂时，自然只得委屈一下埋在陵园里的某些尸骨；时间紧迫，甚至来不及细细包好，就把一个死在异乡的小姐、几个身份日益模糊的男人的尸骨敛在一起，胡乱装在一只盒子里，勉强腾出一点地方。

一切都按照拉克尔夫人的吩咐安排妥贴。那些被收容的孤寡老妇，整整一个下午帮我在小礼拜堂里悬挂黑布条，布置灵堂，以此打发她们无聊的生活。几个和死者要好的老太婆，给死人擦洗了身子，梳理了头发，装上了假牙，还穿上了最精致的内衣。临到给死者穿寿衣时，老太婆们哭天抹泪，唉声叹气地争论了好一阵子到底穿什么最合适，最后才选定那件深灰色毛衣和那条玫瑰红披肩，喏，就是布里希达用薄纸包着藏起来星期天才披的那条。我们把鲁依斯家族送来的花圈摆在灵柩的四周；点上了守灵蜡烛。给拉克尔夫人这样的主人当仆人倒真是值得！心地多好的夫人！可是，我们当中有几个像布里希达那么有福气？一个也没有。远的不

说，就说上星期，那个苦命的梅塞德斯·巴罗索，来拉她尸体的竟是一辆公共慈善机关的运货车，甚至车身还不是黑色的。说来你也许不信，还是我们在院子里折了一些红色的天竺葵装点一下棺材。她家的老爷太太打电话给可怜的梅切时说的多好听：你等着，亲爱的，你等着，要耐心，到夏天就好了，不，等我们避暑回来就好了，你是不喜欢海滩的，你还记得吧，海风一吹，你就一阵阵难受，等我们回来，你会看到一座带花园的新别墅，你一定会十分高兴的，别墅的汽车库顶上还有一间你理想的房子……可是瞧见没有，等梅切一死，她家主人连殡葬费都不掏。可怜的梅切！多苦命哟！她呀，讲起笑话来真是逗死人，脑子里装满粗俗的笑话，也不知道她打哪儿听来的。可是，瞧，布里希达的葬礼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有花圈，是真正的花圈，用白的和其他颜色鲜花扎成的，那全是葬礼上该用的鲜花；花圈上还都带着名片呢。棺材运来后，丽塔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伸手摸摸棺材底部，看看棺材这一部分是否与过去的头等棺材那样漆得十分光亮：我见她嘴唇微微牵动，点头表示满意。布里希达的寿材做得不错！拉克尔夫人连这一点都考虑得那么仔细周到。没有什么令我们失望的：拉灵车的是四匹高头黑马，马身上披着黑纱，马头上套着羽冠；鲁依斯家族锃光雪亮的汽车沿人行道排成一线，静候送葬队伍出发。

可是，送葬队伍一时还出发不了。到临出发前最后一分钟，拉克尔夫人突然记起在她那间库房里还有一辆自行车，虽然有点坏，不过稍稍修理一下，是可以在圣彼得和圣保罗节当礼物赠给她家的花匠。我说，小哑巴，带上陪的小推车，把那辆自行车给我拉来，叫我的司机装在车后面，顺便

污
秽
的
夜
鸟

拉走，省得我再跑一趟。

“这么说，拉克尔夫人，您不想再来看我们了？”

“来，我自然会来的，不过得等伊内斯夫人从罗马回来。”

“您有伊内斯夫人的消息吗？”

“没有。她这个人不爱写信。现在既然举行宣福礼这件弄得众人皆知的事已不成功，赫罗尼莫已经签字，同意把阿斯科伊蒂亚家的修道院让给大主教辖区，她也许会夹起尾巴，连明信片也不会寄的。倘若她再在罗马逗留，迟迟不归，那么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她绝不会看到这座修道院还依然存在。”

“阿索卡尔神父曾给我看过圣婴城的设计图。嗨，真漂亮哟！您要是看到那些大玻璃窗！……看了那些图纸，我稍稍得到了些安慰……尽管这是最后一次在这个礼拜堂里做弥撒。”

“那是阿索卡尔神父的鬼话，贝妮塔嬷嬷！您可别太天真！他可是个玩政治把戏的神父，坏透了。赫罗尼莫·阿斯科伊蒂亚转让给大主教的这份地产是非常、非常、非常值钱的。圣婴城！哼！我敢打赌，修道院推倒后，这块地皮准会分成若干片被卖掉，至于卖地的钱，肯定像盐块掉入水里一样无影无踪。唉呀，嬷嬷，这个小哑巴，怎么这么磨蹭，布里希达还等着我们去安葬呢！小哑巴钻到什么鬼地方去了？当然喽，这里地方太大，要穿过那么多走廊、回廊跑到我那间堆放杂物的库房是要费些时间，何况小哑巴又那么瘦小体弱的。不过，我实在等腻了，我要去安葬布里希达了，我要走了，唉，这一切，埋葬这么一个生命，对我来说实在刺激

太大。要知道，可怜的布里希达只比我大两岁，我的上帝，我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把自己在公墓里的位置让给了她，让她的尸骨在我的墓穴里渐渐腐烂，用她的遗体焐暖我的墓穴，等我死后，搬出她的尸体，我的遗体在墓穴中不会冷得发抖，不会感到害怕，把我的墓穴让给她，这是我眼下履行诺言唯一可行的办法，要知道，现在连多少年来和我素不往来的亲戚都在要求有权葬在公墓里，我现在可不怕他们来抢我的墓穴，布里希达躺在那里，为我保留着那个位置，用她的身子在温暖我未来的葬身之地，就像她生前在冬天里为我铺好被子一样：塞进一只热水袋，待我在外面跑累了回来，可以早早地钻进热烘烘的被窝。可是，一旦我死后，她就得离开我的坟墓，给我腾出地方来。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是的，是的，布里希达，我会请律师帮忙剥夺那帮混帐亲戚的权利，可是，我怀疑我们能否打赢这场官司……你还是得离开。这可不能怪我。到时，我已作不了主了，布里希达，我怎么会知道我死后他们会干些什么。你可千万不该怪我对你不好，我一切都已经依了你，可是我担心，当他们把你从墓穴里搬出来后，我不知道他们对你这堆与任何人都不相干的尸骨会怎么处理……不过，谁知道再过多少年我才会咽气，幸亏我现在身子骨还挺硬朗。你瞧，今年冬天，我一次也没感冒，一天也没病倒在床上，贝妮塔嬷嬷，什么病痛也没有，可是，我那些外孙，倒有一半得了感冒，我的女儿纷纷打电话给我，求我去帮忙，因为，连她们家的女佣人都病倒了……”

“瞧您多有福气！可我们这里呀，几乎所有被收养的老太太全病倒了。不过，这也不奇怪，修道院里那么冷，再

污
秽
的
夜
鸟

说，煤又那么贵……”

“瞧见没有？这简直荒唐透顶！一边在太吹特吹什么圣婴城，另一边呢，瞧瞧，这些老太太多惨。我回到庄园以后，就吩咐人给她们送点东西来。今年收的粮食，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不过，好歹我会给她们送点来，也好让她们记着可怜的布里希达。赫纳罗，自行车放得下吗？”

司机坐到拉克尔夫人身旁。现在可以出发了：赶车人跳上灵车，他媳妇戴上网眼手套准备攥拉缰绳，那几匹黑马不耐烦地用前蹄刨着地，修道院的一帮老妇人裹着斗篷，眼泪汪汪，哆哆嗦嗦，不住地咳嗽着，走到院外的人行道旁，目送灵车和送葬队伍。拉克尔夫人正要吩咐动身，我走近她的车窗，递给她一个包。

“是什么？”

我没作声，垂手站着。

“啊，原来是玛露的睡衣！上帝！亏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提醒我，我差一点忘了，要不，我又得老远的到这儿来跑一趟。谢谢你，小哑巴，暖，别走，等一等，嬷嬷，让小哑巴等一下，喏，拿着，给你买几支烟抽，解解你的烟瘾，拿着。赫纳罗，按一下喇叭，叫送葬的人出发吧。那么，再见了，贝妮塔嬷嬷……”

“再见，拉克尔夫人……”

“再见，布里希达……”

“再见……”

最后一辆汽气从拐角消失以后，贝妮塔嬷嬷、我，还有那帮嘴里不住嘀嘀咕咕的老妇人便都返身走进修道院，朝各自的院子走去。我关上大门，然后上锁落栓。丽塔关上了那

扇颤颤悠悠的玻璃屏风。一个拉在后面的老太婆从大门的细砖地上捡起一朵白玫瑰花，满脸倦容，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把花插到发髻上，然后穿过回廊去找她的老朋友：她那盆稀里咣当的粥汤、她那条披巾、她那张床。

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这帮孤女停住了脚步，前面有一道我早先用两条木板交叉钉死的门。其实，我已经把钉子撬松，好让她们轻而易举撬掉木板上楼去。孤女们拔掉钉子，取下木板，扶着伊里斯·马特卢纳上楼。走呀，大肚子。可是我害怕。那楼梯没有扶手，还少了好多梯阶，经腆着大肚子的伊里斯一踩，咯吱咯吱直响。她们爬得很慢，仔细看着什么地方可以下脚，免得一脚踩空，统统掉下去；她们小心翼翼地寻找结实的地方，好把伊里斯连拉带推地扶上楼去。还是十年前，贝妮塔嬷嬷叫我把这些门封死，让大家彻底忘掉修道院的这一部分，也省得再打扫，要知道，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小哑巴，还不如让它空关着自生自灭，省得我们操心。就这样，一直到这五个无所事事、终日在修道院东游西逛的孤女发现打开这道门可以上楼，直通围着各院子建筑的封闭式游廊。上呀，姑娘们，别害怕，大白天有什么可害怕的，上去瞧瞧有些什么；能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有的不过是秽土积尘，就如整个修道院里一样，不过，至少正因为据说随时会倒塌而禁止入内，这里反倒引人好奇，有点意思。埃利安娜告诫大伙儿别出声，免得被人在下面发觉。虽说修道院里的嬷嬷和老太婆们都聚在门口向布里希达的遗体告别，今天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不过，小心为妙，千万别大意，贝妮塔嬷嬷心境不太好，你们不能干点有用的事吗，

——帮讨厌的丫头，去，把那些东西收起来，把那些该洗的盘子和勺子洗干净，一会儿就洗完了，把餐巾叠好，数一数，扫扫地，洗洗东西，哪怕洗洗你们自己的衣服也好呀，快去呀，你们这些脏得跟猪一样的懒丫头，别一天到晚老是玩……。嘘——姑娘们，嘘——小心点，呆会儿就要挨罚了……

她们沿着游廊转到一个院子，又转到另一个院子，一直来到一扇门前，埃利安娜推开门：房间里有二十张锈铁小床，有的散了架，有的缺了腿，有的短了轮子，有的钢丝床绷残破，分两排靠墙摆着，犹如寄宿生房间的床铺。两扇一模一样的窗户，又高又窄，窗台很宽，窗玻璃齐人高漆成巧克力色，为的是让里面的人除了透过铁窗栏看见天上的浮云、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这两扇窗原先也是我用钉子钉死的，现在我也把钉子撬松了。她们知道这情况，所以当那四匹披着黑纱的马拉着布里希达的灵车启动时，她们及时打开了窗户。嗨，后面还跟着九辆汽车，埃利安娜数了数说，不对，是八辆，米雷娅反驳，不对，是九辆嘛，不对，明明是八辆，是九辆。送葬的行列一走远，附近的小淘气们又呼的一下涌到马路上东奔西突踢起球来。好球，里卡多！射门呀，米托！追呀，使劲抢，卢乔，传球，好，射门，哈，进啦，进——啦！米雷娅尖声尖气地喊着，祝贺她的朋友们攻进一球，她拼命拍手鼓掌，朝她的朋友们打手势。

伊里斯在她们的身后，她懒洋洋、昏沉沉地坐在房间尽头一张钢丝床上，打着哈欠，胡乱地翻着她手中的那本杂志。那帮丫头朝行人做着鬼脸，扯着嗓子跟她们的朋友闲聊，一个个坐到窗台上，朝底下走过的一位夫人起哄，不时

打着哈欠。天色开始暗下来了，伊里斯喊了一声埃利安娜。

“叫我干吗？”

“你不是答应给我念水手波佩耶和小狗普卢托的故事吗？”

“不念，上两次给你念故事的钱，你还欠我没还呢。”

“今天夜里我去和巨人幽会睡觉，明天准给你钱。”

“那我明天给你念。”

说完，埃利安娜又走到窗台跟前。路上的街灯已开始点亮。对面那家，一个女人打开阳台门，一面梳着深栗色的长发，一面朝街下望着，她啪地一下打开收音机，哒特，哒特，哒特，哒哒哒特，哒特，哒哒特，电吉它刺耳的切分音和瓮声瓮气的沙哑歌声顿时涌进房间，刺激得伊里斯噌地从床上跳下来，站到两排小床中间的过道上，来，跳个舞给我们看看，希娜，众孤女在一旁给她鼓劲，跳一个，就跳一个；她带着母马的神态，甩着髻曲的长发，一扭一摆地，沿着小床间的过道，缓缓地朝前走去，眯缝着的眼睛里透出销魂的神情，俨然如小说里描写的那些艺术家，啊，我现在情绪来了，我也没有哈欠，我要像那个叫希娜的艺术家，就是埃利安娜给我念过的科林·特利亚多小说里描写的那个生活在一帮黑心嬷嬷的修道院里的希娜一样跳舞。伊里斯收住脚步，在口袋里掏了一阵。掏出一支紫色口红，在嘴唇上抹了起来：当她抬手用那支吓人的深色唇膏涂抹嘴时，幼嫩的胳膊一下子全裸露了出来。行了，希娜，跳吧，跳给我们看看，她便在小过道里边走边跳了起来，噯，好好跳，扭呀，扭起来，对，对，再扭，动作大一点，再大一点。埃利安娜在窗台上点起两支她从布里希达灵堂里偷来的蜡烛：她只能

污
秽
的
夜
鸟

做做这种鼓动捧场的事，她人小，街上那帮小伙子从来不在下面叫她，而总是叫伊里斯，她没有隆起的乳房可以显示，也没有丰满的大腿可以炫耀。她把其他几个女孩子赶到另外一个窗口，把伊里斯扶上窗台。

“瞧见没有，希娜，巨人在那儿。”

“你大声跟他说，等那些老太婆躺下后，我就出去。”

“那些男孩想看你跳舞。”

现在被蜡烛照得通亮的窗台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扭动着屁股。她用手从上到下抚了一下身上的毛线衫，把它紧紧地束在裙子里，让丰隆的乳房显得益发高耸，然后，顺手撩起裙子，露出两条肉乎乎、颤悠悠的大腿。与此同时，用另一只手挽起长发，撅起两片嘴唇，仿佛要疯狂地亲吻什么。街上，陆续聚到路灯下的人不住地朝她鼓掌。在对面阳台上梳着头发的那个女人，放大了收音机里乐曲的音量，双肘支在护栏上观看。伊里斯开始跳起来了，先跳得很慢，只是两条大腿互相摩擦着，后来，整个身子随着疯狂的巴巴卢舞的节奏摇摆、抖动、旋转，披散的头发甩得老高，张开双臂，摊开双手，仿佛要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似的。转啊转啊，转了一圈，又转一圈，忽而弯曲身躯，忽而挺直胸膛，忽而脑袋后仰，忽而满头的秀发向前甩动，浑身上下随着摇摆舞、扭摆舞或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舞的旋律节拍抽动着，反正一个劲儿扭动着，旋转着，露出大腿和遮羞的内裤，抖动着乳房，伸着火辣辣的舌头。她就这样在窗台上跳着，来博得别人的掌声，博得大街上人的喝彩，朝她喊道，跳得好，接着跳，希娜，小乖乖，接着跳，小美妞儿，把你的乳房抖动得再疯狂些，哎，把裤衩脱掉，光屁股跳，啊，让修道院

着火吧，让咱们都着火吧。巨人，带着他那个纤维灰浆的大脑袋面具，走到街中心也跳了起来，仿佛他在伴着伊里斯跳一样，伊里斯在上面，关在她那座悬在修道院侧翼。被灯光照亮的笼子里，摆臀，扭腰，旋转，跳跃，狂叫，好似一个久居壁龛而变疯了的圣母，忘情地舞蹈着。巨人跳着来到对面人行道收住舞步，朝上喊道：希娜，希娜，你下来，咱们去睡觉吧，喂，伙计，你来对她说，我套在这个该死的纤维灰浆面具里说话，她听不见。

“希娜，他叫你下来！”

“喂，埃利安娜，你问巨人，他今天带些什么来送我，要是没带礼物，我不下去。”

“他说，钱今天没带，不过，他带来五本科林·特利亚多杂志和一支旧口红，但是质量不错，还带一个金盒子。”

“是镀金的吧，金的可贵呢。”

“你别要他那些破玩意儿，伊里斯，你别犯傻。你得把他的钱掏出来好还清欠我给你念杂志的钱。”

“你要不给我念，我也可以叫米雷娅念的，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知道，你喜欢我念的，因为，其实我是给你讲故事，还给你作解释，要不是那样，你根本听不懂。我跟你讲，伊里斯·马特卢纳，我要不给你念，不给你解释科林·特利亚多和《唐老鸭》杂志上的小说，你在这个修道院鬼地方，准会腻烦死……”

伊里斯抓住窗栅往下瞧：是他，两只盘子那么大的眼睛，一副从不生气、永不改变的笑容，他是个好人，我们俩纵情地性交，他一遍又一遍地叫我希娜，还有那弓形的眉

毛，配上额头的皱纹，犹如戴着一顶离奇的帽子……是他，他愿意和我结婚，因为他就喜欢我跟他睡觉的那股样儿，他会带我去看那些歌舞片，而不必非要讨厌的埃利安娜给我念什么小说，巨人还会带我到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里去，在那儿参加跳舞比赛，得奖。听说，舞跳得最好的女孩子会奖给抹脸的胭脂，然后还会拍成照片，登在所有的杂志上，这样，埃利安娜那个蠢货、丽塔夫人、小哑巴、贝妮塔嬷嬷、姑娘们，以及所有那些老太婆都会看到我的照片出现在各种杂志上。

“要是今天巨人不给你钱，你拿什么来付我报酬？”

伊里斯耸了耸肩膀。

“你必须在结婚前，把钱付清，你听着，不然的话，我就把你交给那些带走你老爸的那些警察，强迫你交钱，你要不拿钱出来，也同样把你抓起来。这样吧，你若给我今天巨人要交你的两本杂志和那支口红，咱们的帐就算清了。”

“你把我当作傻蛋吗？一本杂志，口红给你抹两次，咱们谁也不欠谁……”

“就依你的。不过，那支口红用完后，你得把盒子送给我。”

“一言为定。”

贝妮塔嬷嬷一动不动地在门房里呆了一会儿，叉着手，闭着眼。丽塔和我无言地等着，等她挪动身子，等她睁开眼睛，少顷，她果然动了动身子，睁开眼，朝我作了个手势，示意跟她走，我早知道我得弓着腰，拖着瘦弱的身子，拉着我那辆小车跟她走，就像她那个白痴儿子拖着一架玩具一